

卷第二百十三 畫四

保壽寺 先天菩薩 王宰 楊炎 顧況 周昉 范長壽 程修己 邊鸞 張萱 王墨 李仲和 劉商 厲歸真 聖畫 廉廣 范山人 韋叔文

保壽寺

保壽寺本高力士宅。天寶九載，舍為寺。初鑄鍾成，力士設齋慶之，舉朝畢至。一擊百千。有規其意，連擊二十杵。經藏閣規模危巧，二塔火珠授十餘斛。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，與僧善，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。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，幅裂汗盆，觸而塵起。涿徐視之，乃畫也。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。令家人裝治，大十餘幅。訪於常侍柳公權。方知張萱所畫《石橋圖》也。玄宗賜力士，因留寺中。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。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，宣敕取之。即日進入。帝好古，見之大悅，命張於雲韶院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先天菩薩

有先天菩薩嶠，本起成都妙積寺。開元初，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。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，年十一，自欲事魏尼。尼遣之不去。嘗於奧室禪。嘗白魏云：「先天菩薩見身此地。」遂篩灰於庭。一夕，有巨跡數尺，輪理成就。因謁畫工，隨意設色，悉不如意。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。意兒常合掌仰祝，然後指授之，以近十稔。工方後素。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。首如塔勢，分臂如蔓。畫樣十五卷。柳七師者崔寧之甥，分三卷，往上都流行。時魏奉古為長史，進之。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。今成都者是其次本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宰

唐王宰者家於西蜀。貞之中，韋皋以客禮待之。畫山水樹石，出於象外。故杜甫贈歌云：「十日畫一鬆。五日畫一石。能事不受相促迫，王宰始肯留真跡。」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。臨（「臨」原作「陵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江雙鬆一柏，古藤縈繞。上盤半空，下著水面。千枝萬葉，交查屈曲，分佈不雜。或枯或茂，或垂或直。葉疊千重，枝分四面。精人所難，凡目莫辨。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，若移造化。風候雲物，八節四時，於一座之內，妙之至也。山水松石。並上上品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楊炎

楊炎，唐貞元中宰相。（明抄本「相」字下有「出貶崖州」四字。）氣標王韓，（明抄本「王韓」作「風雲」）文敵揚馬。畫松石山水，出於人之表。初稱處士，謁盧黃門，館之甚厚。知有丹青之能，意欲求之，未敢發言。楊懇辭去，復苦留之。知其家累洛中，衣食乏少，心所不安。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。取其家書回，以示揭公。公感之。未知所報。盧因從容，乃言欲一蹤，以子孫寶之，意尚難之。遂月餘圖一障。松石雲物，移動造化，世莫睹之。其跡妙上上品。（出《唐畫斷》）

顧況

唐顧況字逋翁。文詞之暇，兼攻小筆。嘗求知新亭監。人或詰之。謂曰：「餘要寫貌海中山耳。」仍辟畫者王默為副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周昉

唐周昉字景玄，京兆人也。節制之後，好屬學，畫窮丹青之妙。游卿相間，貴公子也。長兄皓善騎射，隨哥舒往徵吐蕃。收石堡城，以功授執金吾。時德宗修章敬寺，召皓謂曰：「卿弟昉善畫，朕欲請畫章敬寺神，卿特言之。」經數日，帝又請之，方乃下手。初如障蔽，都人觀覽。寺抵國門，賢愚必至。或有言其妙者，指其瑕者，隨日改之。經月餘，是非語絕，無不歎其妙。遂下筆成之。為當代第一。又郭令公女婿趙縱侍郎嘗令韓乾寫真，眾皆贊美。後又請昉寫真，二人皆有能名。令公嘗列二畫於座，未能定其優劣。因趙夫人歸省，令公問云：「此何人？」對曰：「趙郎。」「何者最似？」云：「兩畫惚似，後畫者佳。」又問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前畫空得趙郎狀貌，後畫兼移其神情性笑言之姿。「令公問：」後畫者何人？「乃云：」周皓。「是日定二畫之優劣，令送錦綵數百疋。今上都有觀自在菩薩，時人云水月，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，廣福寺佛殿前面兩神，皆殊妙也。後任宣州別駕，於禪定寺畫北方天王。常於夢中見其形像。畫子女為古今之冠。有《渾侍中宴會圖》、《劉宣武按舞圖》、《獨孤妃按曲粉本》。又《仲尼問禮圖》、《降真圖》、《五星圖》、《撲蝶圖》，兼寫諸真人、文宣王十弟子，卷軸至多。貞元末，新羅國有人於江淮，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。將去，其畫佛像真仙人物子女，皆神也。唯鞍馬鳥獸，竹石草木，不窮其狀也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范長壽

唐范長壽善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。人間多有月令屏風，是其制也。凡山川水石，牛馬畜類，屈曲遠近，牧放閒野，皆得其妙，各盡其趣。梁張僧繇之次也。僧彥彥《續畫品》云：「博瞻繁多。未見其能也。其畫並妙品上。」又時號何長壽齊名，次之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程修己

唐程修己，其先冀州人。性好學。時周昉任趙州長史，遂師事焉，二十年。凡畫之六十病，一一口授，以傳其妙。寶歷中，修己應明經舉，以昉所授付之。太和中，文宗好古重道。以晉明帝衛協畫《毛詩圖》，草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，不得其真。遂召修己圖之。皆據經定名，任土彩拾。由是冠冕之制，生植之姿，遠無不審，幽無不顯矣。又嘗畫竹障於文思殿。帝賜歌云：「良工運精思，巧極似有神。臨窗乍睹陰合，再盼真假殊未分。」當時學士，皆奉詔繼和。自貞元後，以藝進身。承恩稱旨，一人而已。尤精山水竹石，花鳥人物，古賢功德異獸等。並入妙上品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邊鸞

唐邊鸞，京兆人。攻丹青，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，古所未有。觀其下筆輕利，善用色。窮羽毛之變態，奮春華之芳麗。貞元中，新羅國獻孔雀，解舞。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。一正一背。翠彩生動，金鈿遺妍。若運清聲，宛應繁節。後以困窮，於溝路貌五參連根，精妙之極也。近代折枝花，居其首也。折枝花卉蜂蝶並雀等，妙品上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張萱

唐張萱，京兆人。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，名冠於時。善起草，點簇位置。亭台竹樹，花鳥僕使，皆極其態。畫《長門怨》，約詞慮思，曲盡其旨。即金井梧桐秋葉黃也。粉本畫《貴公子夜遊圖》、《宮中七夕乞巧圖》、《望月圖》，皆綉上幽閒多思，意逾於象。其畫子女，周昉之難倫也。貴公子鞍馬等，妙品上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王墨

唐王墨，不知何許人，名洽。善潑墨，時人謂之「王墨」。多游江湖。善畫山水松柏雜樹。性疏野好酒。每欲圖障，興酣之後，先已潑墨。或叫或吟。腳蹙手抹。或拂或乾，隨其形象。為山為石，為水為樹。應心隨意，倏若造化。圖成。雲霞澹之，風雨掃之。不見其墨污之跡也。（出《畫斷》）

李仲和

唐李仲和，漸之子。漸嘗任忻州刺史，善畫番人馬。仲和能繼其藝，而筆力不及其父。相國令孤絢，奕代為相，家富圖畫。即忻州外孫。家有小畫人馬障，是尤得意者。會憲宗取置禁中。後卻賜還。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劉商

唐劉商，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。少年有篇詠高情。攻山水樹石。初師張藻，以造真為意。自張貶竄後，惆悵賦詩云：「苔石蒼蒼臨澗水，溪風裊裊動松枝。世間唯有張通會，流向衡陽哪得知。」（出《名畫記》）

厲歸真

唐末，江南有道士歷歸真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曾游洪州信果觀。見三官殿內功德塑像，是玄宗時夾紵，製作甚妙。多被雀鴿糞穢其上。歸真遂於殿壁畫一鶴，筆跡奇絕。自此雀鴿無復棲止此殿。其畫至今尚存。歸真尤能畫折竹野鷗。後有人傳。歸真於羅浮山上升。（出《玉堂閒畫》）

聖畫

雲花寺有聖畫殿。長安中謂之《七聖畫》。初殿宇既制，寺僧召畫工。將命施彩飾。會貴其直，不合寺僧祈酬。亦竟去。後數日，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：「某善畫者也，今聞此寺將命畫工，某不敢利其價。願輸功可乎？」寺僧欲先閱其跡。少年曰：「某弟兄凡七人，未嘗畫於長安中，寧有跡乎？」寺僧以為妄。稍難之。少年曰：「某既不納師之直。苟不可師意，即命朽其壁，未為晚也。」寺僧利其無直，遂許之。後一日，七人果至。各挈彩繪，將入其殿。且為僧曰：「從此去七日，慎勿啟吾之門，亦不勞飲食。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。可以泥固吾門，無使有纖隙。不然，則不能施其妙矣。」僧從其語。如是凡六日，闕無有聞。僧相語曰：「此必他怪也，且不可果其約。」遂相與發其封。戶既啟，有七鴿翩翩，望空飛去。其殿中彩繪。儼若四隅，唯西北墻未盡其飾焉。後畫工來見之，大驚曰：「真神妙之筆也。」於是無敢繼其色者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廉廣

廉廣者，魯人也。因採藥，於泰山遇風雨，止於大樹下。及夜半雨晴。信步而行。俄逢一人，有若隱士。問廣曰：「君何深夜在此？」仍林下共坐。語移時，忽謂廣曰：「我能畫，可奉君法。」廣唯唯。乃曰：「我與君一筆，但密藏焉。即隨意而畫，當通靈。」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。廣拜謝訖，此人忽不見。爾後頗有驗。但秘其事，不敢輕畫。後因至中都縣。李令者性好畫，又知其事，命廣至。飲酒從容問之。廣秘而不言。李苦告之。廣不得已，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，狀若赴敵。其尉趙知之，亦堅命之。廣又於趙解中壁上，畫鬼兵百餘，狀若擬戰。其夕，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。李及趙既見此異，不敢留。遂皆毀所畫鬼兵。廣亦懼而逃往下邳。下邳令知其事，又切請廣畫。廣因告曰：「餘偶夜遇一神靈，傳得畫法，每不敢下筆。其如往往為妖。幸察之。」其宰不聽。謂廣曰：「畫鬼兵即戰，畫物必不戰也。」因命畫一龍。廣勉而畫之。筆才絕，雲蒸霧起，飄風倏至。畫龍忽乘雲而上。至滂沱之雨，連日不止。令憂漂壞邑居。復疑廣有妖術，乃收廣下獄，窮詰之。廣稱無妖術。以雨猶未止，令怒甚。廣於獄內號泣，追告山神。其夜，夢神人言曰：「君當畫一大鳥，叱而乘之飛，即免矣。」廣及曙，乃密畫一大鳥。試叱之，果展翅。廣乘之，飛遠而去。直至泰山而下。尋復見神。謂廣曰：「君言泄於人間，固有難厄也。本與君一小筆，欲為君致福，君反自致禍，君當見還。廣乃懷中探筆還之。神尋不見。廣因不復能畫。下邳畫龍，竟為泥壁。（出《大唐奇事》）

范山人

李叔詹常識一范山人，停於私第。時語休咎必中。兼善推步禁咒。止半年。忽謂李曰：「某將去，有一藝，欲以為別。所謂水畫也。」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，深尺餘。泥以麻灰。日汲水滿之。候水不耗，具丹青墨硯。先援筆叩齒良久，乃縱毫水上。就視，但見水色渾渾耳。經二日，搨以細絹四幅。食頃，舉出觀之。古松怪石，人物屋木，無不備也。李驚異，苦詰之，唯言善能禁彩色。不令沉散而已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韋叔文

唐進士韋叔文善畫馬。暇日，偶畫二馬札絹而未設色。赴舉，過華嶽廟前。恍然如夢。見廟前人謁己云：「金天王奉召。」叔文不覺下馬而入，升殿見王。王曰：「知君有二馬甚佳，今將求之，來春改名而第矣。」叔文曰：「已但有所乘者爾。」王曰：「有，試思之。」叔文暗思有二畫馬，即對曰：「有馬，毛色未就。」曰：「可以為惠。」叔文曰：「諾。」出廟，急於店中添色以獻之。來春改名而第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